

邓小平的语言艺术(下)

◆ 李洪峰



作为 20 世纪的伟人之一,邓小平以他的巨大智慧、崇高威望和伟大业绩,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整个世界的尊重。而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语言艺术,也继毛泽东之后,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政治语言,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回味。

在美国期间,有人问邓小平:“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,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?”邓小平果断回答说:“有!”在场的人感到很惊讶,他不紧不慢地说:“在中国的一个省——台湾,遇到了激烈的反对。”当有的记者问他 and 卡特会谈都谈了

什么时,他说:“我们无所不谈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。”引来满堂愉快的笑声。

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之一。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,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,这部书他很喜欢读。1981 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,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:“欢迎查先生。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你的小说我读过,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!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,这是人生规律。”

1993 年 10 月,邓小平乘坐面包车逛了一次京城。他先沿着长安街看市容,然后到了东南三环的快速路和四元立交桥,最后又看了机场高速公路。进入机场高速公路时,要交 20 元钱的通行费。女儿让他拿钱,他说,我哪里有钱?!从 1929 年起,我身上就分文全无。虽然是逛街,他的心里还是想着小康目标,他指着机场高速公路问: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?车上的人说:已经超过了。他又指着自己的烟灰夹克衫,问: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?车上的人回答说:您这件是名牌,也超过了。邓小平和大家都欣慰地笑了。有一年过春节,邓小平在上海坐车参观杨浦大桥。当汽车驶上雄伟的杨浦大桥,放眼浦江两岸,不作诗上的邓小平喜出望外,情不自禁,脱口而出:“喜看今日路,胜读十年书。”1986 年,邓小平游罢漓江山水,人们请他题词,随同的孙子顺口说,就写到此一游吧,邓小平会心一笑,高兴地写下“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到此一游邓小平”。这样率意简洁的题词,古今中外,绝无仅有吧?

邓小平语言艺术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平实。邓小平文如其人,已臻至境。他讲话、写文章,决不矫揉造作,决不装腔作势,决不哗众取宠,更没有半句套话空话。他喜欢用数字说话,喜欢直截了当。1950 年,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,邓小平曾用 90 万、6000 万和 60 万三个数字来概括当时的形势和任务,90 万,就是

把在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 90 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;6000 万,就是要组织西南地区 6000 多万人民群众实行土改,发展经济;60 万,是说在西南的 60 万军队不仅要成为战斗队,还要成为工作队。邓小平有一次会见外宾时说:“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。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,周恩来也是军人,我也一样。”从 1926 年回国到 1989 年退休,在长达 63 年的岁月里,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 10 年。长期的军旅生涯,养成了邓小平果断、鲜明的语言风格。据部队的将领们回忆,战争年代,邓政委布置任务时的讲话,总是干脆利落,雷厉风行,就像打出一颗子弹。

邓小平简练、幽默、平实的语言风格,同他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、乐观主义的精神气质一样,是他理论同实践结合、长期锤炼的结果。1950 年,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,在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西南新闻工作会议做报告时讲过:“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。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。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,是必需的,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,即使做个大报告,也只有几百人听。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,但只能是‘个别’。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。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,而且经过写,思想就提炼了,比较周密。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,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。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,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。”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,具有长远指导意义。

邓小平喜欢查字典,在文字上追根溯源,他讲话、写文章用语总是十分准确;他喜欢看地图,总是能够恰当地把握所谈问题的历史和时代方位;他喜欢打桥牌,锻炼自己强健的脑力和敏捷的思维;他喜欢独自冷静思考,重大问题从不假手于人,因而他总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深刻的见解;他长期坚持亲自动手写文件、写文章,锤炼了具有鲜明特色的“邓

小平文风”。

作为 20 世纪的伟人之一,邓小平以他的巨大智慧、崇高威望和伟大业绩,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整个世界的尊重。而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语言艺术,也继毛泽东之后,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政治语言,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回味。

关于时间和历史,伏尔泰有一句名言。他说,最长的莫过于时间,因为它永无穷尽;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,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实践;在等待的人,时间是最慢的;在作乐的人,它是最快的;它可以扩展到无穷大,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;当时谁都不加重视,过后谁都表示惋惜;没有它,什么事都做不成;不值得后世怀念的,它都令人忘怀;伟大的,它都使它们永垂不朽。

历史的记忆是广大的,又是精微的。它的广大记录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,它的精微记录了异彩纷呈的历史瞬间。历史的真理是古老的,又是鲜活的。它的古老展现了人类走过道路的漫长和曲折,它的鲜活展现了人类走向未来的追求与梦想。一切历史的主角都是人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所以,正是从人的高度、从时代的高度,马克思才讲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。

邓小平和他领导的那一段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,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谱写新的篇章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谱写新的篇章,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谱写新的篇章。但那段历史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最值得重视、最值得宝贵的一段历史。无论从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来说,还是从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来说;无论从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来说,还是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来说,都是这样。

摘自《战略家邓小平》李洪峰著 新华出版社 2014 年 7 月出版

闷与狂

王蒙



12.从小就不停地做

你的所有的大事都是在秋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。有过曲折也有过迷误,在秋天,一切重新开始得比原来更好。在秋天你们决定了你的一生,她的一生,还有后来的她的一生。然后,当然你是丢失了一切往日。

无论如何,你长大得太急,太躁,太轻易。你想起了一个好友的段子,他的孙子去考中学,卷子上要求填空:“中国共产党是()()()()性质的党”,他填的是“急性子”。根据是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,他认为他们的脾气都急。各方面说他的孙子那么小,不知道“性质”一词,大了也未弄得明晰。历史是创造也是淘汰,是获得也是挂失,是停滞转腰子推磨,也是匆匆匆匆忙忙,是快马加鞭赶趁,也是恋恋依依不舍,尤其是东拉西扯原地踏步进退退说法不一。历史原来慢性子了几千年,突然急急风起来了。你们在农村劳动的时候,就被农民评论说:“他们干活像砸明火。”你们总想在你们这十年补上几千年耽误下的作业。

早晨来了夜晚的温情可能已经遗忘。几千年前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人,一醒就开始操心,睡着了还放不下心来。庄子嘲笑过这样的人。太阳出来,阴云已经散开。破涕为笑的笑不免抹杀了涕哭。进入了新年也就是掠过了去年。进入了成年也就是失落了童年少年也许还有青年。沉湎于回忆的人定不被老板喜欢也不被市场看好,过往已经不再。父母与许多亲人已经去而不返。你再也回不到那个院落,那间住房,那段流水里去了。

已经说了,人生是一个漫长的、乐章连连的交响。天真地啼哭。牙牙地学语。连滚带爬地谐谑。指挥随意地摇摇头,抖着肩与手,斜仰起脖子。像一阵木琴,像一声小号,像弓子随便敲打着琴弦。妈妈,妈妈,世上有什么比得上妈妈好。饥饿与腹胀的交替。母亲的怀抱。爱的亲吻。提琴的独奏不免凄然。思乡与忆旧,不过而已。世上有几个孩子了解自己的妈妈的辛酸与自己爸爸的失意。藤条与戒尺噼啪,你看到的是其他孩子如何挨打。你的父

母从来没有体罚过你,所以你相信生活是幸福的,你是阳光男孩。

游玩、嬉戏、空虚、满足,斗殴,剜刀子……你已经找不到旋律与调性。没有调教好的演奏似乎发出了一点噪音。那时候你昼夜想着的是孙悟空与他的棍子。妈妈给你拌一碗花椒酱油面条。你嫌面条不好吃,哭起来了。你让伤心的妈妈更加伤心。长笛的吹响悲哀得如此甜蜜幸福。啪啪的皮球。丁零丁零的铁环,像一片行云,一忽儿阵雨。一群小友齐声呼唤。跌跤的痛苦,刺骨的呻吟,吃到一把面软的芸豆幸福得哼哼。各种乐器都响向了,有点自由散漫与顺其自然。小低音号吹响了生活的琐屑与扑腾。活几十年,谁能不俗,谁能不累,谁能不误读误闻误解。从小你就知道了,煮得软软面面的豆子是上苍给可怜的童年的恩宠的赏赐。突然的起哄,顽童呼呼嚯嚯呵呵,笑闹呐喊个不住。无由的气恼、悲凄、忧烦、憋闷。谁说童年多半是幸福的呢?父母的宠爱使你感到了空虚。空虚却又启动了你的求索。你要做,从小就不停地做。你为什么那么早就懂得了童年的无奈、委屈、疼痛与畏缩,还有怯懦。越是怯懦,越是呼唤强大的金刚力士出现。你早就准备好了五体投地,山呼万岁,阔步向前,走自己的路,有意义地前进。你从来不能满足于行尸走肉,人云亦云,糊涂一生,到底。

无端的大风,吹动电线的凄厉的悲号,你甚至感到了那人境以外鬼魅的威胁。瞬间的大雨,稀里哗啦地冲刷。偶然的两声汽笛,两声手按或脚踏喇叭,两声彩铃。夜静更深的火车机车喘起了粗气。青蛙一片如鼓。乌鸦一群如列队演练出操。挤着细嗓子的小丑。大花脸的大喜大悲。流行歌曲的靡靡、沥沥、吱吱与唧唧。哭泣式的、九转回肠式的与宰鸡式的琴声。起床号、熄灯号、集结号与冲锋号燃起了热血。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

你终于告别了旧日,告别了,或者说来不及告别便丢失了,干脆一脚踢开了或者铁心狠气地抛弃了童年。爱情与抗战的进行曲。人民万岁的欢呼。黄河大合唱,嘉陵江号子,扬子江暴风雨,长城谣,红旗歌,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太行山上,我们都是神枪手,有多少子弹就消灭多少仇敌。热血滔滔,像江里的浪,像海里的涛。枪杀革命志士的枪响了。国际悲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。起来,全世界的罪人!

4.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成绩

尽管此书较为浅薄,但由于是“第一本”,新闻出版界给予较高评价,称其“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”。

平心而论,我编撰的第一本书,并非是这本教材,而是在担任 1975 届班主任期间,曾牵头组织七八位“尖子”学生共同参与,编写一本主要介绍报纸常用文体基本写作知识,最后取名为《新闻写作》的书,作为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。

在具体指导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们首先确定报纸的常用文体种类,然后经过反复讨论、多方求证,统一了每种文体的写作架构:以基本的写作知识作为主体,附有范文选编、作品评析等。至于写作知识,不外乎该种文体的特点种类、地位作用、写作要求以及注意问题四大部分。尽管从确定写作提纲、基本体例、布局谋篇、文字表述到最后定稿,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,但同学们的工作热情和治学态度,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始料未及的是,这本 40 万字的教学成果,赢得了一举三得的回报:其一,全国 30 余家省级报纸的内部业务刊物,选载了书中的若干章节,《解放日报》还以《报纸常用文体的写作》作为书名,广为印发;其二,上海市教育局将该书缩编为《新闻写作函授教材》,在本市和外地的函授学员中普遍使用;其三,这本书一度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乃至全国新闻院校的基础教材,被沿用了多年。诚然,这本书从指导思想、编写原则到收录范文,都不免打上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,这需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它。

在校内主讲《新闻评论》课程的同时,为适应社会的需要,我还陆续赴其他高校、企业、机关讲授新闻评论、社会调查以及消息、通讯、工作总结、情况反映(内参)的写作等百余场。1983 年五六月间,我还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,为该校刚刚组建的新闻系的部分师生,系统开讲《新闻评论》课共 50 余学时,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。

1975 年夏天,应上海电视台之邀,我以《小评论的写作》为题,向全市基层政宣干部

和新闻写作爱好者,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直播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荧屏。在校期间,我利用教学之余辛勤笔耕,不时有文章见诸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的报端。我应约在《新闻大学》杂志上发表了系统论述新闻评论的文章,其中不少被其他书报所引用、所转载。我还应邀在《辽宁日报》新闻业务刊物《记者摇篮》《浙江科技报》的通讯员刊物以及《安徽日报》的函授教材上开过专栏,撰写过关于评论写作的系列文章。

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,1979 年被学校评定为讲师。在复旦大学 1966 届文科留校生中,我是唯一破格晋升者。正当我潜心教育事业的、立志再创佳绩的时候,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发生了:1983 年 10 月,上级组织任命我为上海青年报社总编辑。

1983 年 10 月,正当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进入第 10 个年头,一切都比较顺当的时候,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调令,要我出任青年报社总编辑,当时我压根儿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对要不要接这个担子,我苦苦思索了好几天。

我想,担任此职面临的困难太多了,起码有四个不相适应:

一是从新闻教育岗位转到新闻实践岗位,工作性质、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;二是从 10 年前办过日报、日报,到现在办小报、周报,读者对象、报纸风格和宣传手法都不尽相同;三是自己已过了不惑之年,如今要同年轻报人和青年读者打交道,在思想、情趣和心态上都有一定的差异;四是最主要的,从原先比较习惯于当配角到现在要唱主角,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。此外,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,眼看各地青年报刊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,优胜劣汰的形势既喜人又逼人!

使我深感欣慰的是,在任职的 4 年半期间,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报社同仁的支持下,我在实践中求索,在继承中开拓,自感没有虚度年华,没有辜负领导和同仁们的期望。那么,我是怎么想又是怎么做呢?

我的新闻人生

丁法章